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## 第一〇八回 鬼縫中地祇送食 茅篷裡夫婦認親

大頭鬼曰：「吾自冥刑受罷，打在陰山，苦苦修持，始成一遊魂，周流天下，豈敢又復作厲攪人而食乎？常見芒山之巔黑氣迷離，時有妖魔出現，爾洞所失男女，諒在於此。速往搜尋，或得見之，遲則恐為妖氣逼壞矣。」言畢，毒龍等棄了此鬼，竟向芒山而來。遍山尋餘，不見動靜。毒龍於是謂赤鯉、蛟、蝦曰：「七竅夫婦不知去向，是山內面又無妖跡，爾等將如之何？」蝦妖曰：「以吾愚意，尋得七竅，三緘必來滋事，不如捨卻，各回本洞安身。」赤鯉曰：「不可。吾等忍捨七竅，何忍負珠蓮乎？想在部衙時，頻宴爾我厚筵，每宴一次，將七竅托付一次，屈指細數，不下百次有餘。一旦捨之，死於妖魔手中，怨及幽魂，其心何忍？」蝦妖曰：「如是，吾等在此搜尋不著，又向何地以尋耶？」毒龍曰：「再為詳細尋之，如果不得，且去問大頭鬼焉。」言已，毒龍向東，赤鯉向西，老蛟向南，蝦妖持叉直投山北。遙見一壑，約深數十餘丈。欲入其中，恐有厲妖，力不能勝。意欲不入，又恐七竅夫婦在於壑內。躊躇良久，只得將叉舉起，向壑而進。剛到是壑之半，現出一洞，其圓如鏡。蝦妖暗想：「有此巨穴，探訪有地矣。」遂大著膽兒竟到洞前，疾聲呼曰：「洞內有人否？」卻說此洞一妖係狼修成，凡百里內之木怪山精，無不畏服。蝦妖在外大叫，早已驚之，手執龍爪棍兒，出得洞來，黑面紅鬚，吼聲如雷，曰：「何處妖物，敢來洞前驚動吾身？真乃不知死活。」口裡言畢，將棍高舉，直打蝦妖。蝦妖著急：「莫忙，莫忙，吾為尋人而來，非與爾鬥也。」狼妖曰：「爾有何人到吾山內？」蝦妖曰：「吾有一貴官、一夫人被妖擄去，不知所在。其所以犯爾之壑者，特為此耳。」狼妖曰：「是地妖屬，莫不知吾難惹，不說壑內無敢觸犯，即係壑外有妖來此，吾必斃之。」言猶未已，蝦妖曰：「吾本無知，誤犯虎威，還祈高見！」狼妖不聽，舉起龍爪棍劈頭打下，蝦妖將叉架住。一時風聲震動，走石飛沙。毒龍見得，急尋老蛟、赤鯉而謂之曰：「壑內陡起狂風，必是蝦妖與山精大戰，吾且與爾前去助之。」二妖聞言，遂偕毒龍，乘風入壑而去。

是時，七竅身居鬼縫，不見天日，陰氣刺骨，豎人毛髮，暗自歎曰：「吾不知有犯天律何條，落於此地。不惟黑似膠漆，而且腹饑如焚。又不識夫人在於何所，心欲大聲呼喚，恐被鬼物知得，反受囉喙。想起為官王朝，祿享萬鐘，每食千金，尚嫌味不鮮美。孰料今日挨饑受渴，役吏使婢，形影俱無，真所謂：一世榮華，轉眼即為餓殍。如得皇天默佑，出此網羅，情願入山修道，煉成不生不滅之體，以免受苦況於塵寰。」言畢，以手捫之，則石如筍豎，身稍轉側，其勢欲墜。試踏以足，似乎有人在下，發軟如綿。七竅俯首低聲詢曰：「下面何人？」其人答曰：「妾乃爾妻也。」七竅曰：「爾何在吾足下耶？」珠蓮曰：「惡妖擄吾等來時，舉目視之，似一石縫。妾立不穩，忽墜一層，黑不見天。未審大人墜在何處，思欲呼喚，恐觸妖怒，為彼所吞。朝日納悶心中，不意大人猶在妾首上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吾等在衙，晨午稍遲，辱罵家婢。而今饑至三日，一滴不得，看看已將草死矣。」言至此，悲聲大放。

地祇知之，化作一僕一婢，攜醞泉一盃，放出毫光，閃閃而至。七竅曰：「燈光閃閃，自下上升，豈吾等下面尚有居室，吾且呼之。」珠蓮曰：「郎君勿呼，如惡妖知之，性命難全。不若待彼燈光將近身旁，問之未晚。」七竅曰：「諾。」待不一刻，燈光果近。七竅極目，乃一僕一婢，手提一筐。七竅詢曰：「爾二人何往？」僕婢曰：「特與大人送得水漿一盃，以救饑渴。」七竅喜曰：「如是，快快獻來。吾饑甚矣！」僕婢即揭筐蓋，將盃取出，獻與七竅。七竅不辨好歹，捧著即食，其甘如飴。食了半盃，似醉而飽。隨以所剩交與若婢曰：「吾足底尚有夫人，可與食之。」婢捧盃下。珠蓮食畢，僕婢欲行。七竅牽衣泣曰：「祈爾二人救吾夫妻出此苦海。」僕婢搖首曰：「爾此日尚不能出也。」七竅曰：「為何？」僕婢曰：「因爾逆了師命，不習大道，陰幽之罪，還有數十日未曾受滿。吾送爾食，限定三日一輪。俟期滿時，自有救爾人來，毋容多慮。」言罷，持燈竟去。七竅聞此，遂與珠蓮危坐其間，以待時日。

且說三緘因蝦妖吐出黑霧，蔽了天日，雲頭升上，俯視下面，其霧如漆，將一座都城遮得無影無形。霧散後，雲頭按下。

來在部衙。耳聞鬧攘紛紛，言到今日不知過何妖物，狂風大卷，都中屋宇雖未倒折，瓦僅存半。待到風停霧散，吏部衙中不見了大人夫人，真是怪事。三緘聞此言語，知毒龍等已將七竅擄去，設或傷了性命，化導未成，反害彼軀，吾心何忍？不如升高一視，看彼落於何所，以好救之。計已，祥光催動，望天空以緩行。俯視野徑荒山，煙霧迷離，不知何地有妖，何地是七竅藏身之處，周詳審視，其人不得。暫將祥光止著，立於雲際，四顧躊躇。

紫霞默會知之，亦乘彩雲而來，與三緘雲頭相對。三緘曰：「前面何仙阻吾去路？」雲內應曰：「吾乃爾師紫霞也。」三緘聞是仙師，忙忙扭轉雲頭，上前參拜。紫霞曰：「弟子乘雲天半，所為者何？」三緘曰：「為度七竅，與毒龍等大戰數次。」

諸妖戰吾不過，吐出黑霧，迷了天地。待霧散後，七竅不知何所。因而乘雲空際，四方覓之。」紫霞曰：「七竅為蝦妖負去，安置毒龍洞內。毒龍等外出，又被大眼鬼擄七竅於鬼縫，慘無天日可見，是乃罰其背道之心也。俟七七滿日，爾到芒山鬼縫之中，將彼夫婦救出。即在山左化一小茅屋，屋內化一叟一嫗，尋些苦楚事，磨及二人，堅彼道心，然後收入門牆，傳以大道焉。師言如斯，爾其謹記。」三緘拜謝指示。紫霞將彩雲扭轉，冉冉而去。

不知不覺，四十九日之期已滿。三緘乘雲直到芒山。果見山崩一縫，其深無底。心中暗計：「縫深若此，如何救法？且在上面一呼其名，彼已久困陰幽，聞呼必答，方知身在何地，縋索救之。」暗計停妥，遂臨石縫以呼曰：「內面有七竅其人乎？」七竅久處縫中，不堪悶絕。忽聞縫外有呼己名者，喜極而應曰：「七竅雖在內面，如何得出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吾有索縋下，爾可乘之而上。」七竅曰：「奈縫黑如漆，不能得見何？」三緘曰：「爾側耳細聽，其索垂下，自然有聲可聞。爾以手捫之，捫得時，兩手弔著，吾在縫外將索拉上，乃能得睹天日也。」七竅如命，果聞索掛石壁，細細作響。乘勢探去，倏爾得索。

恐其或失，急以兩手抓定。三緘問曰：「爾可抓定索兒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已抓定矣。」三緘於是緩緩拉上，七竅隨索以出，得見天日，心甚歡欣，舉目視之，乃一老叟，白鬚白髮，古貌岸然。七竅拜謝畢，又跪而求曰：「石縫內小子還有一妻，懇祈老翁一恩再恩，並為援救。」叟曰：「俗語云：『大限來時，各自高飛。』只要爾脫此苦惱，何必念及爾妻？」七竅曰：「結髮情深，烏得不念？」老叟曰：「夫婦為人倫之首，念爾於患難中尚不棄夫糟糠，且將索兒再下縋之。爾在縫外呼之，老拙實不便也。」七竅依其言，片時已將珠蓮拉出縫外。七竅喜甚，謂珠蓮曰：「吾夫婦俱承老叟縋索救出，爾速拜謝宏恩。」珠蓮拜已，老叟曰：「此地荒涼，少人行走，兼之虎狼出入，覓人吞噬，爾夫婦須尋一安身之所。如此露宿荒郊，必係虎狼口裡物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到此生疏地界，安知何處可以棲身？還望老叟垂憐，再為設法。」叟曰：「吾室倒還容得二人，但爾夫妻乃宦門人兒，恐嫌蓬蒿不美耳。」七竅曰：「止求棲身有地，安擇華陋乎？」老叟聞言，遂導二人，紆徐曲折，至一茅屋。內出一老嫗，見而詢之叟曰：「與爾同來者為誰？」老叟息定，將石縫內縋索所救，一一告之。老嫗曰：「彼與我家無親，爾欲容之，吾不樂也。」老叟於是謂七竅曰：「如此，則難容爾二人矣。」七竅沉吟良久，曰：「吾夫婦拜在膝下，可乎？」叟告之嫗，嫗首肯。七竅夫婦即拜二老為父母焉。